

英國休達爾登
HUGH DALTON
原著

第一次世界大戰秘密

世界叢書編譯社刊行

485

第二次世界大戰秘史（全一冊）

（定價國幣

元）

版權所有

譯述者：黃新恩

校訂者：上海刊行社

出版者：世界叢書編譯社

總經售：國際書報社

勵力書報社

五洲書報社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 初版

本書介紹

這是一冊名貴的暴露作品，當希特勒在德國上台以後，這位作者便一直加以極大的注意。據這位作者在自序中說，他眼希特勒踏上政治舞台，眼看他燦爛輝煌的黃金時代的成就，又眼看他的一步一步下墮以至沒落……本書把這些繩秘的經過，作一個橫剖面的描寫，單這一點，已可斷定本書的價值了。

作者是英國工黨議員之一，他在工黨有極大的潛勢力，他到過歐洲每一個大都市，他親臨好幾個政治外交上的重要場面，他見過大部份歐洲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因此，這本書由他來寫，自然是很勝任愉快了。

本書不過是原本的節譯本而已，末後兩節在是譯者設法附加的，應在此加以聲明。

(一九四五·十二·一·譯者於上海)

第二次世界大戰祕史目錄

本書介紹……………(一)

一：納粹專權下的德國……………(一)

二：重整以後的德國軍力……………(六)

三：希特勒開始挺進了……………(一〇)

四：慕尼黑會議的祕密……………(一五)

五：神經戰術的勝利……………(二〇)

六：綏靖政策下的犧牲者……………(二三)

七：一誤再誤的英國……………(二八)

八：蘇聯的驚人演出……………(三二)

九：第二次大戰的結束……………(四三)

一：四列強怎樣分割德國

二：希特勒生死與結婚

三：回過希特勒為什麼攻蘇聯

四：四個沒落的外交家

十：第二次大戰尾聲……………(五三)

一：德國從此無一兵一卒

二：四國共管柏林

第二次世界大戰祕史

· 黃新恩譯 ·

本文爲英國工黨議員休達爾登 H. C. Dalrymple 所著，印有小冊，原文很長，這裏祇節譯了一部份。作者是一個富有政治學識的人，文筆非常流暢，所以在行文方面，除了完全是一個英國人的口氣外，更充滿了幽默和諷刺的筆調。同時作者當初憤恨的情緒，在字裏行間，也時常的流露着。

本文的內容，可以說完全是揭穿第二次歐洲大戰爆發前後的外交祕密。這裏面，把各國元首和政治大員勾心鬥角，互相利用的醜態，完全給揭露了出來。文中所說的外交祕密，大都爲報章雜誌，所未經發表者，使我們讀過以後，對於歐戰爆發之前後，希特勒如何運用機詐的手段？英國如何上當？可以一目了然。掩掩地說，各國在外交上的祕密活動，各自取巧互相欺騙，便是促成二次歐洲大戰的主因。

——譯者前言——

一 納粹專權下的德國

像日耳曼這樣一個自命不凡的民族而且在很多地方，他們歷史上曾有過成功的記錄，怎樣會容忍希特勒和他的附從得到權力，甚至統制德國？我不知道這個答案；但無論如何，這不能使人對德國表示阿諛。

日耳曼人有過諸言，假如希特勒握到了大權，一定非常殘暴，一切政策都將依據納粹主義，這樣就將造成另一種秩序。他們會發生警告，將成爲「滿地滾頭顱」和「大刀殺人之夜」的日子然而他們並沒有叛變。

我們不會忘記，自一九二八年五月起至一九三三年三月爲止，不斷舉行而又沒有結束的大選，先後一共有五次。從此毀滅了德國民主政治的最後一頁歷史，另換一幕瘋狂的喜劇。大多數德國人投希特勒和納粹黨的票，當希特勒掌握大權，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舉行第一次選舉時，爲使納粹黨的票數，增加到達百分之四十三起見，事前經過三星期的準備，才造成國會大廈縱火案的恐怖事件。

康妮海（在他名著「一個反對歐洲的人」中曾這樣說：「最初，好多德國人獲得深刻的印象，以爲共產黨要拿了火炬和刀劍起事了，祇有投希特勒的票才是一個挽救危機的辦法。左派在開會時，被戈林手下的警察驅散，祇有政府黨中代希特勒遊說的人才能在投票所附近來去，這些黨羽能够單獨的散發傳單和分發選舉票。在許多鄉村區域，當舉行投票會議時，就壓根兒沒有左派的代表。自二月二十七日起，國社黨就非常自由，因爲他們利用總統興登堡，告訴他國會的縱火案是由共產黨做的恐怖事件所造成。興登堡爲消滅此意外事件起見。就着希特勒和戈林二人操全德人民的生殺之權。戈林便下令逮捕國會中所有共產黨議員，祇要遇到，就一無幸免，甚至逮捕一部分社會民主黨。這樣國會舉行投票時，被捕的人就無法投票。

二月的中旬，倫敦舉行一次宴會，招待新自德國回來的一個大學教授，請他講述希特勒的目的將要到達的情形。他告訴我們，真正已發生的事件，是巴本引領希特勒去見興登堡，並請求希特勒擔任總理一職。這是一個聰明的驚人演出，祇有巴本他有着過人的聰明和豐富的政經經驗而會想到這點，好像有了一個不負責任的騷動反對希特勒的黨派的人是非常可怕。現在我們知道他軟化了，但馬上便被責斥他沒有信用，和不能踐他選舉的諾言爲失敗。至於國社黨在六個月內就會瓦解的。

這位可憐的大學教授，馬上就回德國去和巴本接觸，但在六個星期之後，又再回到倫敦，他已失業了。

而且已成爲一個逃亡者。

現在，希特勒和他的黨人很快的獲得權力；殘酷兇惡和恐怖，一些沒有限制。整個德國成了拷打政治犯或被入姑息者的世界，在希特勒的權力下，各地都有這種秘密組織。酷刑成了當地主要的運動和最新的德國傳奇。集中營也就在這時開始。被認爲犯罪的沒有一個被送到法庭上去或是正式判罪，在國社黨以爲這些是多餘而浪費時間，還不如馬上殺死的直接爽快。

一九三三年三月，我在柏林住了幾天我告訴一個德國人說，過去我曾替他做過工作，想鼓勵他消滅英德的觀念，因爲在幾星期前，納粹已把所有多年來英德所構的友好關係毀滅了。他回答我說：「我都知道，這是不幸的結局，但假如有人把這種事情告訴我們，那他們將會說他們不願聽取非日耳曼人的意見。」

我在溫恩西就擱了一天，和另一個很文明的德國人住在一起，他說他對於他的國人覺得非常慚愧，有若干納粹黨人舉行私刑的房子，就在柏林的大街之中。走過的人，時常可聽到呼救的聲響打更面傳出來，但他們像奴隸或啞巴似的，祇是偷跑過去不提出異議。「在英國」他說：「人們將會羣集起來打開進去，並作制止這種惡事的嘗試。」

將來，等到納粹制度推翻之後，我們對於納粹得勢時初期的歷史將會知道得更底細一點。郭培爾不是一個殉道者，更不是一個勇敢的反對敵黨者，也許不拘什麼地方，當地的人有過反對的企圖，祇是缺少組織和沒有堅決反對的意志，造成了一種通病，那是很清晰地可能看得出來的。

英國人的意向，對於希特勒會作長時期的容忍，若干有勢力的人們，甚至容忍得到達要叛逆或感歎的限

度。

倫敦城內有錢的人，想把錢借給希特勒；甚至已明白的，可以看出他將用這種錢去製造軍火；而這種軍火，可能在他擇定的一個時期中，用作攻擊屠殺我們的武器。

差不多到了最後若干有名望的英國人還想用禮物來緩和他，有的甚至說出訂立英德同盟，來壓迫尼維爾張伯倫，實在是他父親五十年來的舊夢。

假如我們訂立了英德同盟，我們可把世界平分，到了那時，誰再敢來破壞和平呢？
翻法國，但無論如何，法國人不像德國人那樣有活力。我們可告訴捷克與波蘭，對德應談讓步，否則就有嚴重的後果。假如希特勒想向東歐發展，那不關我們的事，祇要看他的能力如何，而商業在這些市場於英國覺得非常麻煩更得不償所失。至於殖民地我們可盡量讓予，使德國在非洲有一屬國。在讓予的單紙上，我們和法國當然列在最高的地位，但我們希望比利時和葡萄牙在南非也能讓些給德國。担任外交的人員，時常會使簡單的問題趨於複雜。英國的外交政策應當抱定一個主張，便是對德友好，不拘什麼都要以此為原則。

地位很重要的人，是這樣的說，祇是不公開地說，直到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還是如此。

有一次那時我對於這種說數已表示異議——討論到德國在東歐勢力膨脹將轉向西歐，挾其不可抗拒的實力，而給我們以致命的打擊一問題——有人問我，「我們所探的途徑是那一條？」我答說：「在我們討論任何德國所提要求之前，我們將組織一個真正的和平集團，而為任何的武力所不能轉移的。」有人問我怎樣着手，我的回答是企圖全歐洲英法兩國周遭的斯拉夫民族全部動員，合力抵禦德國的侵略。我的友伴以為這個方案是不負責任的。

英國的工黨和商會，最初對於希特勒主義的批評，比保守黨，都市住民和貴族莊嚴得多。

由於這些社會，希特勒就募集到私人的愚兵，這些人我將稱他們爲英國的懦夫。他們在宴會，或其他政治性質的集會中相聚，都相信納粹的故事是值得驕傲的。但英國的工黨領袖，時常因參加國際性質的會議而被納粹殺死，或禁在集中營裏慢慢地處死的人，都認他們爲朋友。英國的工黨馬上就知道，好像出於本能的，以爲和這種不名譽相調和是不可能的。假如納粹不論用武力或宣傳，把英國征服了，我們的自由，即使我們的生命不是馬上消滅，就立刻會被剝奪。我們將不能自由地去集會，去寫作，去談論，甚至我們的思想也不能自由。英國的商人領袖，也馬上宣稱在德國，商會是做納粹第一種罪犯，而目前所有的德國人，不是驅逐奴隸的人，就是做造奴隸的人，這在道德上原是一種憎惡。

英國的怯弱者，根本不知道希特勒的罪惡，也不能指出希氏的弱點。他們不拘在心理上或道德上，都是怯弱的。關於德國，真和假，黑和白，他們都辨不出來。他們說他們不相信軍態會惡化到像若干個見的人所說那樣可怕。大多數怯弱的人，生活很舒服，還在他們的怯弱上是第三種因素。他們有着近視和模糊的眼光，可稱爲實利主義者。他們的社會信條是——事業和往常一樣，我們的舒服，也和過往一般，在我們這一世能够和平能够有好的時機，正常的可以賺錢。「和德國戰爭」他們中間的一人說，「將會使文明毀滅」。「你所說的真正的意思是什麼？」他的朋友說：「是不是股票市場要毀滅——而也許漁獵要到末日了。」希特勒的得勢，在國內和海外，曾經很技巧的造成許多不平之鳴。表面是要求德國得到平等待遇，但他所計劃的是想做主人翁。他向這些君子，進行一切；開初非常詭秘，而後面却有埋伏的。好像一隻野獸，爬得近了，對於稀頭曳尾的便會慢慢地發起火來。

真實的情形，英國的大員和怯弱者是不見的，直到他教訓了他們六年，由於六年中的不幸事件，才能

看出他唯一的目標——最初是用暴力來統治全歐，再擴展到統治整個世界。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他會向國會演說：「德國除了和各國訂立條約外的問題……德國的人民並無侵入任何國家的意向。」

但勞却寧博士說：「那天早上，希特勒告訴我，他對於條約的見解。他預備簽訂任何條約，他將保證任何邊疆而在任何邦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這簡單的理想是不會成事實的，因為時機一到，正式的會議又會宣告破裂。」

二 重整以後的德國軍力

一九三三年，英國工黨政府和保守黨及自由黨等各派代表出席會議，討論裁軍會議中所勸導的一切政策，會議是沒有結果。漢德森當時就發現他們勇氣已失却，出席的代表大多數贊成德國擴張軍備而英國却裁減。有時他們會說裁軍會議的主要目標，就在使德國於合理的情形之下，重整軍備。內中有一位參加這種談話的人——他並不是屬於工黨的黨員——某一次會議過後，他告訴我：「在德國力能向法國提出她主權上的要求之前，我們在歐洲，再不會能夠和平。」我答說：「她能力足以對法國提出要求之時，她將向法國以外的國家提出更多的要求了。」

工黨政府的代表離開英國，想去解決裁軍及國際友好兩問題，漢德森是裁軍委員會的主席，心懷中著過大志，事前更確定過計劃，覺得能够照此計劃實行，夏德森更見安全。英國和各國訂立一種國際條約，用以裁減和限制軍備。

但是結果並沒有成功，第一，軍縮無從着手；第二，軍擴完全沒有人相信。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洛特森萊公爵在上院發表下面的談話：

「一九三二年召集裁軍會議，最初所討論的，集中在將各國所有空軍完全裁去一問題上……那時我就遇到困難，一般的民衆都說就是中東和印皮的邊疆，也應保留一部份轟炸機。」

但由於在日內瓦的英國代表所左右，一九三二年的初期，各國就可同意把天空中所有的轟炸機毀滅，而同時在一個極短的時間中，去創立一種國際天空警察和各國民航路綫。這在歷史上可算是一個轉捩點，而切實的走向國際和平的一條路上。那時德國還沒有所謂空軍。

而對於此一企圖，英政府竟然表示退縮，他們贊同保留轟炸機，除了英國，各國也是如此。使世界上任何區域，依然有轟炸機的存在。

結果是出人意料的，希特勒當他做總理的第一天，就着令戈林將軍去建設全世界挺強大的空軍。對於這道命令，人們並不同情，由於雙方面騷動結果，警告性質的消息就不斷地傳到英國。接着國會方面的要員，就予以溫和的擔保。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鮑爾溫第一次作猶豫的表示：「我想有人說德國在建設強大的空軍是確實的。」一九三五年三月，外相西門和艾登到柏林去訪問，當時國會曾保證英國的空軍還是比德國超越。在訪問前十四天，英國航空部副秘書還確切聲明英國的空軍，不特在實質上超過德國，就是不照計劃進行製造，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還是能超過德國。而在柏林，希特勒告訴兩個訪問者，德國的空軍，不但已追上英國，而且更超過英國。這是確實的事，誰使英國有了這種錯誤的觀察？英國在海外的賢哲，還是倫敦的英國人傳出這非正確的報告，而所負的責任又怎樣重大？就我自己說，我對怯弱者時常有些懷疑。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德國退出裁軍會議，並通牒將退出國際聯盟。希特勒在那時還說軍備均等，而另一方面，在計劃完成德國的軍備優勢。

第二年，他就積極的擴充軍備，而一九三六年的夏季，每日郵報經濟欄法蘭西威廉，就估計到自一九三三年三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德國所費於軍備者達七萬萬金鎊。這是可以說納粹德國最初三年所支出的軍費，比英國自一九二四到一九三五，十一年中所支出的在兩倍以上，而起過自一九一〇到一九三五，十六年中英國所支出的軍費。

尤其是人類有史以來，在和平時代，一個國家在這樣短促的時間中，軍備擴張得這樣迅速，從未有過。這是很明白的，英國政策所改變者有兩途：我們可知德國及其他邦國同意，早些裁軍；或是這個企圖失敗，影響德國的軍裝軍備，我們也應該早些把軍備重整起來。這兩條路不拘走那一條要比現在所走的安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鮑爾溫向下院發表率直的懺悔，這樣的說：

「自一九三三年起，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憂慮歐洲將發生什麼事故，你們能想起那時裁軍會議在日內瓦舉行，而整個英國彌漫着緩靖的空氣。這種空氣，便是歐戰以來所未見的。你們更會想到一九三三年的秋天，在福爾亨舉行的選舉，內中曾有一席代表，因為表決的全是主張緩靖政策者，所以失去七千票。」

「……我的地位，是一個太黨中的領袖，不是時常感到舒服的……假如我向國人說，德國在重整軍備，我們一定也要重整軍備，是否有人會想到這個主張？緩靖的民治國立刻可因這種呼聲而重振。照我看來，那次選舉失敗的原因就為這樣，是很準確的。」

「怎樣是一種原諒？我曾參加東福爾亨的選舉。約翰維爾蒙脫在工黨方面獲得空前勝利，就因他具有四

種要素：一關於他的辯護，不是緩靖而主張由一個強化的國際聯盟來集團防禦，尤其是暴露了英政府在國聯的可羞的迂緩和阻撓的矛盾；二陳述當地房屋的簡陋，非加以毀盡而重建不可；三他下層的運動選舉的組織超越於反對他的保守黨；四他的個性和政治學上的才能。他是議會中最好的一個候選人。我見過他在工作，而且見過好多次。他的敵對保守黨，在另一面，好像不甚受人贊美，而在選舉的時候，政府還是渴望於國聯，希冀我軍會議能够成功，並在一九三六年前，舉行這樣一次衆選。」

回想往事，我以為無疑的，如果鮑爾溫對於國家，在一九三四年就能率直，他對於英國的重整軍備，必有超人的貢獻。同時，更可使英國維持其超越德國的強大空軍。兩國之間，不拘有無限制的同意。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邱吉爾這樣說過：

「在一九三四年，我警告鮑爾溫，德國有着神祕的空軍，而馬上就要超過我們了。的確，官場方面關於這點，都表示否認。不到六個月之後，鮑爾溫就承認自己的錯誤，他這樣的說：「我們都犯了過失而每一個就怎樣忠於本人的，祇是使自己去犯錯誤。張伯倫在鮑爾溫的後面，在政府中，是很有力的一員，他的判斷是錯誤了，正和鮑爾溫一樣。而現在，我們就遭受到這種結果。」

一九三六年六月，我接到一封苛責的信：

「我們是一九一四——一八的戰勝者，希特勒每次抱着誇大和威脅的態度時，總是在軟弱下去，應當另取途徑……我看張伯倫鮑爾溫並不兩樣，這兩個人都因為危害我們國家的安全而可加以逮捕！」

這是一封很令人奇怪的恐嚇信啊！

三 希特勒開始挺進了

他自重振軍備以後，慢慢地握有勢力起來，由於其他歐洲各國的意志薄弱和各自爲政，使他得到不少便利。自一九三五年一月，到一九三八年九月，第二步，希特勒有過五次進展；就是薩爾區，萊因地帶，西班牙，奧地利和蘇台德區。

(一)薩爾·根據凡爾賽條約規定，一九三五年一月薩爾區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其住戶，是否願意薩爾歸還德國。投票的時候，當地由英、義、荷、瑞等各國軍隊嚴密戒備。雖然納粹和其他願意維持現狀，不贊成歸還德國而主張仍由國際統治者互相對峙，但秩序依舊維持。而且大多數公民贊成薩爾歸還德國，在少數反對的人們之中，比較顯著的就離開薩爾，而到各地去亡命。希特勒時進入薩爾，那時固由於他的成功，但同時並證實了這是合法而不可避免的。

(二)萊因地帶。根據和約所載，萊因地帶由英、法、比各國軍隊駐守十五年，或者期滿之後，德國對於和約所應盡的義務沒有全部履行，那留守的時期得以延長。此後，萊因地帶完全不駐守軍隊。

照一九二五年所訂的羅加諾條約，由於德外長斯脫萊斯曼口頭的允諾，德國爲承認有關於法國的安全起見，永久不再在萊因地帶設防。爲希望德國在精神上有更進一步的合作起見，漢德森和白里安曾督促萊因地帶的駐軍早日撤退，而最後一批駐軍，是在一九三〇年撤退的，比凡爾賽和約所規定者提早五年。然而萊斯博士，曾想到有告訴德國報界的必要，就在最後撤退的那一天，他明白的表示，德國並不想爲撤退而感謝他們，這並不是十分的鼓勵。而三個月後，德國所主持的選舉，納粹亦並未獲得較大的勝利。

所以希特勒得勢的時候，萊因地帶的駐軍，撤退了已有三年之久，而對於佔據的不平之鳴，完全是莫須有的，然而他還是造作了許多。至於使萊因地帶不設防的義務，當然依舊存在而要履行的。

在第三德國，希特勒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曾發表過聲明：「自薩爾問題解決後，德國政府對於羅加諾條約，不僅在文字上，就是精神上，也完全接受。」而於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三日，對法國又發出照會：「德國政府從未考慮過羅加諾條約有效一問題。」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法蘇協定開始簽字，祇有四年的相隔，他就使英法和莫斯科分手，派里賓特洛甫去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希特勒告訴德國人，便是德國政府對於任何被迫簽訂的條約，都表示懷疑，尤其是羅加諾條約。此約使德國負有不少義務，而其他條約國竟藉此約以護身。但他對於與此約無甚關係的條約國，並不有所表示。

在同一演說中，他向世界保證德國並無干涉奧國內政的企圖和意向，同時也並不想把奧國歸併。然而那個時候，斯德萊柴一線，仍很堅強，而義國的一支軍隊，駐在勃里納爾一線。

十個月是過去了，在這時期英法的一支軍隊，自斯德萊柴撤回。在歐契的情狀之下，反對義大利侵入阿比西尼亞，結果是失敗，而希特勒正很憤恨的在英法和英義之間期待著事態的發展。於是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他就突然地進展至萊因地帶並表示要取消羅加諾條約。同時，對於法蘇協定表示寬恕。就在這一天，他向德國人民發表演說，表示德國決不願破壞歐洲的和平。而經過三年的掙扎，德國所提出的平等要求，已圓滿解決；對歐洲更不想再有所土地的要求。英國的溫和派覺得非常滿意，他們說無論如何，這是否為德國的

土地，一個強國，在他本土上面沒有設防，是否合理？一個易感的人，對於這種技巧的排佈，是否認為永久性的？希特勒的確是一個偉人，是德國人民的一個真正的領袖人物。其他的人，我也是一個，並不感到快慰。我們公開地，說出德國的鄰邦是如何地視德國軍警軍備為可怕。在東歐正和西歐一樣，用合作的方法來防禦德國的任何侵略。然而我們承認，英國的人們對於這違反條約者，並不想立刻有所反應。

便希特勒的外交及軍事顧問奇異者，就是沒有反對德國的佔據行動，這件事在平靜中過去了，於是他就立刻在法國邊境進行防禦工作。這樣他此後在東歐可自由活動了。最後，看到義國表示有容易接受的態度，他就締結了德義軸心，用一個新的角度對英法施以壓力，並懲重國際法庭，研究法蘇協定和羅加諾條約，是否抵觸，他拒絕德國再被牽連任何國際性的法庭之前。

(二) 西班牙。一九三六年夏季，西班牙發生內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開始干涉，幫門叛黨的一面。這種助力，跟着戰爭的進行而加厲。蘇聯邦助政府軍，但助力在戰爭期內，愈後愈是減少。英法實行不參與，因為怕釀成歐洲大戰。英國大使在西班牙，差不多每天在說：「我希望你們特別謹慎」。

但這時造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如果英法放棄不參與的政策，而允許西班牙政府在合於國際公法的範疇之內去購買重要的軍火來作合法的防禦，那麼德義是否敢冒險而促成一次大戰。

雖然西班牙政府當內戰開始之初，和莫斯科，甚至連外交關係都不發生，但一般的傳說，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在西班牙，祇是向布爾希維克作戰。

英國的溫和派關於這點，非常悅意。「十分的對！」他們說，「一定要有八來反對布爾希維克，否則就要連累我們，向希特勒脫帽致敬！」